# 訪齊白石故居

海 諾

文化經緯

走過繁華的西單商業區西側，終於來到了北京西城區劈才胡同內跨車胡同十三號，一代書畫大師齊白石故居。

前不久，中國嘉德二〇一一年春拍首次推出的古代及現代書畫聯合夜場「大觀中國書畫珍品之夜」在北京舉槌，齊白石大尺幅作品《松柏高立圖．書四言聯》以八千八百萬元起拍後，最終由一位場內藏家以四點二五五億元人民幣買下，這也創下了中國近代書畫的新紀錄。在齊白石故居前，我不禁感嘆，想當年齊白石從湖南湘潭進京，以賣畫爲生，當時並沒有太多的人賞識他的畫，度日艱難，那時他也許想不到，若干年後，他的畫會賣到如此天價。

大門緊閉，這位蜚聲海內外的大畫家的故居在周圍高樓大廈的映襯下，顯得那樣矮小。從門縫裡用力看去，似乎什麼也看不到，只能猜想着「白石書屋」的樣子，據說院子裡的三間正房是他的會客室，畫室兼卧室，牆上還掛着「潤格」，也就是畫的售價，不知當年的潤格還在嗎？記得有一位作家曾發出這樣的感慨：「藝術對於他來說不光是風花雪月，也是油鹽醬醋，一家人的衣食都靠他手中的那枝筆」。

在齊白石的筆下總是洋溢着自然界生機勃勃的氣息，在清水中搖尾擺動的魚，晶瑩剔透的蝦，晴光直射的鷹，款款飛來的蜻蜓，是肥大脆綠的白菜，挺拔堅貞的老松，大度雍容的牡丹，深含秋意的紅楓，處處都顯現着生命的靈氣和悟性，大自然的生動。看似信手掂來，卻是神來之筆。他的畫，以其純樸的民間藝術風格與傳統的文人畫風相結合，達到了中國現代花鳥畫的高峰。

西班牙畫家、藝術大師畢加索高度評價齊白石：「齊白石是人們崇敬的大師，是東方一位了不起的畫家，齊先生水墨畫的畫兒沒有上色，卻使人看到了長河和游魚。」畢加索和齊白石都有非凡的藝術才能，這就是一座高峰向另一座高峰的致意。很想看看裡面的院子，一位溫和勤奮的老人曾在這個院子裡生活了幾十年，曾在這個院子裡種花、澆水、架起紫藤，養上魚蝦，讓這個院子裡生機盎然，充滿了生活和自然的情趣，秋風起的時候，他靜聽蟋蟀在牆腳叫個不停，讓他一次次想起湘潭的老家，冬天時，他戴着水獺皮帽子，在畫畫之餘，出來曬曬太陽，現在這個院子裡的花草也不知怎麼樣了？還有當年的鳥語花香了嗎？

一九二六年齊白石購置了這個院子，一直到逝世，他在這裡住了三十餘年，其間創作了大量的作品，「筆如農田忙，硯田牛未歇」，就是他勤奮一生的寫照。人們讚美他刻苦求藝，衰年變法追求藝術的精神，讚嘆他義不市秦，卓立千古的高風亮節，讚嘆他筆如農器，硯田未歇的勤奮。我懷着敬意，離開了齊白石的故居。

# 盧因和他的書

許定銘

醉書亭

盧因（一九三五—）原名盧昭靈，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作家，他一九五二年起向《華僑日報》、《星島日報》及各文學刊物的學生園地投稿。一九五七年參加《文藝新潮》的小說獎金比賽，以《私生子》勇奪第二而一舉成名。其後與崑南、王無邪等人辦「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出版純文學雜誌《新思潮》；爲劉以鬯主編的著名文學副刊《淺水灣》撰寫介紹西方前衛文學的文章，在《新生晚報》和《中國學生周報》寫專欄，編《南國電影》、《四海周報》……是半個職業作家。

盧因寫小說，寫詩，也寫過不少雜文和影評，筆名甚多，隨意寫來即有：洛保羅、何森、陳寧實、唐山客、馬婁……一大堆，寫過的東西自然不少，可是，結集的卻只有《溫哥華寫眞》（香港日月出版社，一九八八）和《一指禪》（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九）兩種。前者是他爲劉以鬯編《快報》時，介紹溫哥華實況專欄的結集，後者則是他自選的散文、小說集。

盧因一九七三年移民加拿大，在香港「寫字界」活動二十年，對當時香港文化界實況知之甚詳，在《一指禪》有關《印象．回憶》一輯中，盧因以過來人身份，寫《香港文壇印象》、《記詩人鄭力匡》和《回憶〈淺水詩〉》三篇，資料豐富而親切，對研究香港文學很有幫助。

# 清晰的道德

馮 進

域外漫筆

蘇珊尼曼（Susan Neiman）著書立說，在《道德的清晰》（Moral Clarity）中探討「長大的理想主義者」（grown-up idealists）能夠實行的道德規範，因爲她對於美國的現狀十分擔憂。據作者說，人們的道德要求有時超越自我保護的本能，美國社會關於道德的論爭更是經常左右了政策決斷。更有甚者，如今是「最精英者缺乏信仰，最卑劣者卻充滿激情」。所以，在本書中她要利用歷史上「最出色的頭腦」，重新找到目迷五色的政治話語背後隱藏的道德範疇，以改變哲學學說過於抽象艱深、而普通民衆的思維認識又趨於混亂的現狀。

尼曼首先探討決定當代政治論爭的寬泛哲學問題，例如，什麼是理想主義？什麼又是現實主義？她指出，我們對於世界的認識都有形而上學的根源。比方英國十六、十七世紀的哲學家霍布斯（Hobbes）認定人生的自然狀態就是「孤獨，貧困，惡劣，兇暴，和短暫的」，人們都自私自利，只有絕對的力量才能統治一切。

霍布斯認爲，任何強權統治，只要不是立刻威脅到個體生命，就應該得到服從，因爲反之世界將是一篇血腥的混亂。

所以，霍布斯贊成嚴刑峻法和對至高王權的絕對服從。與他的看法相反的是德國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康德（Kant）。雖然康德也主張個人的意志應該受到法規約束，但在他眼裡道德才是最高權威：理性的約束應該超過上帝的威力。他們兩種學說的衍生和通俗化，就形成了美國人說的「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

那麼美國人是一個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的民族呢？歐洲人普遍激賞美國人對於自由、平等等價值觀念的本能追求，雖然他們有時也嘲笑美國人的天眞和理想主義。可是美國的外交內政也處處體現「帝國」的威力。而美國的右派保守勢力，作者說，最擅長以理想主義之名行強權政治之實，左右逢源，立於不敗之地。因此，尼曼希望揭示一種左派人士能夠用來說服大衆的「進步」道德思維。

道德，作者說，不是描述世界是怎樣的，而是勾勒它「應該」是怎樣的。而且，道德無法用客觀「事實」證明，因爲它必須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來感悟。所以，霍布斯和康德對世界的認識其實都基於他們自己的人生遭際，並不是客觀眞理。英雄和奉行基本教義（fundamentalism）的宗教狂熱分子的動機其實也一樣，都是追求對現世的超越（transcendence），厭惡一切都可以討價還價、蠅營狗苟的平凡人生。如果我們認識到「超越現世」其實是對於確定性和自由的追求，那麼就難怪保守分子的言論能夠吸引大衆了。

不用說，作者探尋的則是同樣能夠提供確定性和自由的、理想主義的道德。道德需要現世的宗教來維持嗎？還是有一個外在於世界的純粹道德主宰一切？尼曼認爲，正如蘇格拉底以及日後的啓蒙主義者所說，道德的最高權威是理智。近年來中西方對於啓蒙主義的攻訐都很激烈，但她覺得，啓蒙主義反對迷信、酷刑和世襲權利，提倡充滿快樂、理性、尊重和希望的世界觀。例如，康德的理論非常特別，因爲他強調的不是不道德會帶來什麼嚴重後果，而是讓你在作出一個道德決定之前，想像一下你是萬能的上帝，必須根據理智、公正的法規行事，否則宇宙就會出軌混亂。

歸根結底，尼曼指出，英雄行爲都是日常、矛盾和複雜的，只能體現在每天的小小善行中。

道德上的是非分明、清晰無礙也永遠只能是短暫的、即時的，是需要當事人努力掙扎之後才能獲得的。說起來，她的觀點和孟子的「性善說」以及釋教的「佛性說」有共通之處，因爲她堅信理想化的道德終能實現，只是她奉爲道德圭臬的是人的理性思維而不是中國哲學家認爲的原始本性。

在她筆下，「現實（悲觀）主義」也好，「理想主義」也罷，都應了魯迅那句話：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本書提倡的其實是一種存在主義的實踐性道德。

# 歷史永留莫斯科

陳 安 圖文

十月廣場上的列寧雕塑

紐約隨筆

俄國民航班機在莫斯科國際機場降落後，我心中立時又響起那首我近來常常詠唱的蘇聯歌曲——《窰洞裡》。那是衛國戰爭初期，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隨軍記者、詩人蘇爾柯夫在這嚴酷的戰爭環境裡，在雪夜窰洞裡，寫下這首詩，由作曲家李斯托夫譜成歌，那由手風琴伴奏的感人旋律表現了俄羅斯人面臨戰禍災難時的鎮靜、堅定和對其失散親人的牽念之情。

到了莫斯科，去各處遊覽，我總覺得歷史留在了俄羅斯的首都。由《窰洞裡》歌聲伴隨，我漫步寬闊的勝利者廣場，仰望如長劍般插入雲霄的勝利尖塔，參觀彷彿還轟響着槍炮聲、瀰漫着戰火硝煙的衛國戰爭紀念館，我感到了歷史脈搏的跳動。而那座紀念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和一九四五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宏偉凱旋門，不就是永駐莫斯科的歷史嗎？

歷史英雄也永遠留在了莫斯科。紅場邊無名烈士墓上有永遠不滅的火焰。

各個「英雄城市」也有碑石置放在克里姆林宮紅牆之側。我少時讀過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中的姐弟倆及其母親一起葬於莫斯科新聖母公墓，卓婭墓旁有她被德寇蹂躪而又堅強不屈的雕像。在游擊隊地鐵站也有她持槍肅立的英武形象。她爲國捐軀已整整七十年，可她仍然活在莫斯科人心裡，也活在我這個七十歲中國老人的心裡。

在蘇聯解體後，美國電視台曾反覆播映一座列寧雕像被扳倒的鏡頭，似乎在俄羅斯列寧已不復再見。但實際上，今天在莫斯科，你依然能隨時遇見列寧，遇見他的雕像和名字。著名的莫斯科地鐵系統仍以其名字命名，車站入口牆上刻着他的名字，有的月台置有他的雕像。

在克里姆林宮內，還有列寧花園。在寬闊的十月廣場，更有一座高聳的雕塑，上面是列寧，下面是蘇維埃士兵的群雕。列寧兩眼注視遠方，右手插在「列寧裝」口袋裡，大衣敞開着，風吹動了大衣的下襬。

列寧的遺體仍然安卧在紅場的石頭陵墓裡。我們排入長長的隊伍，默默進入陵墓，瞻仰他八十七年前留下的安詳面容。關於要否遷走此墓，爭議已久，但如今它仍在原地，仍不斷有人前來拜謁。

馬克思也還在莫斯科。紅場附近，著名莫斯科大劇院的對面，就有他的巨大雕像。

不論在歷史中扮演了何種角色，那些曾與莫斯科有密切關係的知名人物也都留在了那裡。斯大林及其他已故蘇共、蘇聯領導人留在了列寧墓背後。赫魯曉夫、葉利欽離得遠些，葬在新聖母公墓。鐮刀斧頭的蘇聯國旗到葉利欽手裡給換成了俄羅斯聯邦三色旗，所以他的墓碑由白藍紅三塊大石拼成。那個把腦袋夾在白色和黑色大理石之間的赫魯曉夫，則似乎知道自己尚未蓋棺論定。

歷史往往通過雕像來臧否人物。聖彼得堡十二月黨人廣場上的「青銅騎士」是彼得大帝，莫斯科紅場國家歷史博物館前面的騎士則是朱可夫元帥，而不是別人。

莫斯科如今也不想否定彼得一世及其開創的歷史，蘇聯解體之後，一座極爲高大、佇立遠航帆船上的彼得大帝雕像給豎在了莫斯科河畔，讓遠近的人都能望見。而陳列在國家歷史博物館裡的展品，更多的是沙皇統治時期的物品，那精美的布置、華麗的裝飾顯然不像是對歷屆沙皇的羞辱和嘲諷。

對宗教的禁錮已成過去。歷史又回來了。克里姆林宮已不再是封閉的禁地，宮內多座金碧輝煌的教堂早已開放，供人頂禮膜拜或遊覽參觀。鐘樓發出的鐘聲不再是政黨的象徵或革命的召喚。上世紀三十年代被拆除的喀山大教堂已經重建。全城衆多東正教堂的金色洋葱頭頂也都閃耀着慶幸的光彩。許多莫斯科人一見教堂和十字架就在胸前畫十字。紅場上的聖瓦西里教堂更是莫斯科人的驕傲，那九個色彩各異、鮮艷奪目的洋葱頭頂確實構成了一件難得的建築藝術傑作，具有永久的令人流連觀瞻的魅力。

歷史也在被出售。在紅場，或在跳蚤市場，我都見到有人在兜售紅色時代的遺物，其中有列寧像章、鐮刀斧頭旗、紅軍軍帽、軍肩章、軍領章，還有蘇聯時期的郵票。

這些兜售者尤其在乎中國人，見到我們就舉起要賣的東西，急忙用漢語說「郵票郵票」、「人民幣人民幣」，或許他們知道許多中國人仍有「俄羅斯情結」而不能輕易放過這種情感的糾葛。

不僅是政治、宗教的歷史在莫斯科隨處可見，文學藝術的過去在這裡更是未被忽視，未被湮滅，筆者將另文闡述。

面對留下歷史的莫斯科，我想，這就是現實，一個各種歷史、各種歷史人物都可以存在的現實，一個比過去開明、寬鬆、自由的現實。《窰洞裡》有兩句這樣唱道：「唱吧，手風琴，冒着風雪，把那迷路的幸福召喚！」

我想，俄羅斯人今天不也正是在想把迷路的歷史、迷路的幸福召喚回來嗎？

# 景山護國寺

陳文育

繽紛華夏

明月如水。一切都變得朦朧又清晰。月水洗去了白天的光怪陸離，洗去了雜亂和燥熱，使世界安靜下來，簡單化了，連思考判斷本身都顯得可有可無。思想像流水，泊泊而來，又潺潺而去；思想的對象如月色下的景物，朦朦朧朧但又黑白可辨。它不需要判斷，不需要思辨，要的只是被動地吸納和輕飄飄的感應。

他這個專業，如果下海，經濟上會寬裕許多，但離理想不是更遠了嗎？今晚，他的判斷力已被浩瀚的月色淹沒了，他不能想這些問題，也沒心情向甲提這些問題。乙已經被月色熏得頭腦昏昏然了。

蛙聲一片，此起彼伏，好像是給月色特配的交響樂。那兩三聲最早領唱的蛙鳴在他的腦海裡顯得非常遙遠，似乎已是隔世之音。那輪浩皓月漸漸被天體的空闊所淡化，變得蒼白，沒有內涵。北斗七星也垂到了柳樹的背後。不知從那裡飄來絲絲涼風，似要驅散漫天的炎熱。

夜深了。該回家了。

突然，遠方傳來木魚聲，在空曠的月夜下顯得非常的突兀清脆。怎麼這麼早呢？乙的心裡微微有點吃驚。他知道，他們快到那座寺廟了。木魚聲肯定是那裡傳出來的。因爲空氣靜得出奇，蛙聲早已停息，那木魚聲如有神助，聲聲扣人心坎。

這是座唐貞元年間就建造的古剎，鼎盛於梁乾化，歷經南宋紹興、明嘉靖；明末崇禎時毀於戰火；清道光年間一度重建，民國以逮縷見興衰。

眼前的梵宇雄渾巍峨，新建於二〇〇三年，但依然彰顯唐朝氣派，是這個城裡人休憩旅遊，祈禱修禪的好去處，反映了他們生活的另外一種愛好。白天，香火犧牲源源不斷，晚上，在月色籠罩下，外牆的南無阿彌陀佛字跡顯得特別清晰碩大，似在向人們昭示着什麼。木魚聲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清脆。他們走近寺廟，伴隨着木魚，一個僧人的頌經聲隱隱傳來，在月色的襯托下，顯得悠遠而神秘，雖然聲音不大，但音調鏗鏘，入耳了了分明。這位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僧人頌的是《金剛經》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在這塊總佔地三點一萬平方的古剎上空，月光馱着誦經聲，依次瀰漫於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玉佛殿、藏經樓之間。

散步者心想，溫州鹿城，在這個浙南小城裡，唐朝留下的寺廟何其多也：江心寺、妙果寺、護國寺等，可見那個時代小城精神追求的純粹和「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的氣魄，以及精神層面所達到的高度。而《金剛經》則是禪宗六祖慧能悟給那個偉大時代的精神盛宴。

幾個月以後，甲還清楚的記得那個晚上的月色和景山護國寺裡傳出的清脆誦經聲。他想，該怎麼變化就會怎麼變化，乙的變化一定是從那晚開始的。

# 學會讚美

桂孝樹

人生在線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經常發現，爲了辦好某件事情，往往多說些好話，多一些微笑，事情就很容易辦好，相反的要是高高在上，指手畫腳的就很難辦成。

每個人都有他的長處和短處，日常生活中也難免會做錯事，當別人出現差錯時，先不要一開始就指責他的不對，埋怨他不該發生如此低級的錯誤，而是先肯定他在某方面的優點，然後再來指出其不足之處，並用鼓勵的方式讚美他，相信他有這個能力可以做好，給人信心和台階，這樣一來他就不會產生抵觸情緒，反而樂意接受批評，並按照你的要求把事情做好，因此在工作中一定要記住兩點，先要讚美別人，後才提出要求，多說幾句好話或許能達到你想要的目的。

中國有句俗話說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一句話說人一笑，也能說人一跳，就是這個道理。雖然很多人都明白，但做起來好像不是那麼容易。其實只要你用心去做就一定能發現每個人都會有優點，哪怕是一個壞人同樣也有好的一面，因爲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對於惡人若向好的方面引導，也許壞人就變成了好人。對於自己的下屬即便是一丁點優點，只要你發現他的長處並適時指出來，他就會有一種被人重視的感覺，能高興地爲你辦事。

當然讚美一個人不要言過其實、誇大其辭，讓人覺得你是在做假，所以當你讚美一個人時一定要發自內心，眞實的，方能讓人舒服、管用，才能做得事半功倍。

當你在讚美別人同時，就等於幫助了你自己，生活中多點微笑，多些讚美，能讓你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 田漢和四幕話劇《盧溝橋》

王 鵬

往事鉤沉

一九三七年的「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舉國上下莫不痛憤。劇作家田漢是在事變的第二天（七月八日）與朋友一起吃飯時聽到這一消息後，決定以盧溝橋抗戰爲題材寫個劇本，劇名就叫《盧溝橋》。

爲了實現田漢的願望，南京新聞界同仁提出舉辦一次募捐公演，演出田漢已構思成熟的《盧溝橋》，既收宣傳抗戰之效，又表達一點慰勞前線將士之心。七月十七日，十多家報社、通訊社的代表在留香園茶室舉行茶話會，請田漢介紹《盧溝橋》的劇情梗概以及他對演出的一些設想，並成立了「首都報人慰勞抗敵將士公演委員會」，許君武任主任委員，下設劇務、總務、宣傳三個部。茶話會一結束，田漢立即開始了《盧溝橋》的創作。從七月十八日起，他杜門謝客，冒着南京盛夏的酷暑，晝夜不停地趕寫，七月二十三日寫完最後一幕。從七月十八日到二十三日的六天時間，田漢就寫出了有四、五萬字的四幕話劇《盧溝橋》。

田漢特地從上海請來洪深作該劇的導演，全劇演員有近百人，其中有從上海請來十多人，有胡萍、劉保羅、冼星海、張曙及夫人周畸等和幾位舞台美術工作者。八月九日下午二時在大華電影院舉行首場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該劇以盧溝橋軍民共同抗日爲主題，生動地寫出廣大士兵、農民和青年學生的愛國熱忱和抗日決心，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一九三七年六月，在盧溝橋畔，平津學生宣傳隊向軍民宣講日本侵略者的侵華罪行，他們跪請二十九軍士兵誓死保衛盧溝橋。七月七日，日軍在永定河陣地實彈演習，藉口一日軍士兵失蹤，要強行進城搜查，向我守軍陣地迫近。我軍英勇還擊。在長辛店臨時傷兵醫院裡，醫生護士悉心搶救受傷士兵，學生們不顧疲勞日夜護理傷員。一批傷愈士兵堅決要求重上前線。幾天以後，盧溝橋依然在我軍手中，團長含淚動員士兵執行上級的撤退命令，遭到廣大士兵和支前群衆的強烈反對。敵人突然向我軍陣地發起炮擊，士兵多人犧牲，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士兵們奮起自衛反擊。

據陳樾山回憶：「大幕一拉開，觀衆就和劇中人物一起來到盧溝橋畔，台上台下，同仇敵愾，心心相連。台上喊『保衛華北，收復失地』，把敵人趕出去！劇台下也跟着喊；台上唱《義勇軍進行曲》，台下也跟着唱；台上在戰鬥，台下也在戰鬥。」該劇第四幕的結尾是爭奪盧溝橋畔一陣地。導演洪深安排了一些扮演二十九軍官兵的演員暗藏在影院池座的後面，舞台上的爭奪戰開始之後，士兵們從觀衆席衝上舞台，滿場喊殺之聲，舞台上硝煙瀰漫，火光迸射，似乎整個劇場都變成了戰場，觀衆都捲入了「戰鬥」。據當年參加該劇演出的常任俠（在劇中飾吉星文團長）回憶，《盧溝橋》演出時，觀衆非常踴躍，劇場的「兩邊通道和後邊，站滿了買站票入場的觀衆；劇場外還站立着許多人，來聽場內的廣播……可以說是盛況空前。自我演劇以來，從未有此情況」。因爲觀衆反應強烈，該劇主辦者原打算四天演完後再到別的戲院去演，但在此期間，北平、天津失陷，整個華北危急，日寇在上海不斷製造事端，於是決定演到八月十二日爲止。最後一場在新都電影院，演畢時是八月十三日凌晨。

四幕話劇《盧溝橋》在南京公演後，漢口《抗戰戲劇》第一卷第一至四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一月）連載了這個劇本，漢口大衆書店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初版單行本，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再版。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田漢劇作選》、二〇〇〇年石家莊山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田漢全集》、二〇〇九年湖南湘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田漢作品選》中，均收錄了話劇劇本《盧溝橋》。